

汉英句法

HANYING JUFÄ GONGXING YU GEXING BIJIAO YANJIU

共性与个性比较研究

杨吉风◎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汉英句法共性与个性比较研究

作者 杨吉风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句法共性与个性比较研究 / 杨吉凤著.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681 - 0216 - 2

I. ①汉… II. ①杨… III. ①句法—比较语法学—汉语、英语 IV. ①H146.3②H3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6275 号

☐ 策划编辑: 张晓方

☐ 责任编辑: 贾 音 ☐ 封面设计: 宣是设计

☐ 责任校对: 黄小凤 ☐ 责任印制: 刘兆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邮政编码: 130117)

电话: 0431-82687213

传真: 0431-85691969

网址: <http://www.ne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南皋村(邮政编码: 100015)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48 mm×210 mm 印张: 7.25 字数: 188 千

定价: 26.00 元

前 言

世界上现有的语言大约有三千多种，已经消亡和可能出现的语言的数量更是无法计算的。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差异遍及语音、语法和语义等各个方面，使得一般人听不懂从未接触过的语言，不能跟说另一种语言的人进行直接交际。在多年的研究中，语言学家对几乎所有现存的语言都做了调查，搜集到了各种差异现象。面对这些事实，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专业的语言学家都认为每个语言都是有个性化的。

近年来，在中国语言学界尽管不断有人宣传语言共性论的思想，强调语言共性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从总体上看，很多人还是对语言共性论持某种怀疑态度或抵触情绪，对语言共性研究比较消极。国际上有影响的语言学派大多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对语言共性的提取上，而把发掘语言之间的各种差异放在了次要的、服从的理论地位上。在中国，近几年虽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语言共性的研究，但至今尚未形成规模，其研究成果寥寥可数。通过大量语言对比研究，人们发现在差异的背后各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着许多相近或相同的特性，这表明语言是有共性的。所有语言都受某种普遍原则的制约，语言间的差异在这些普遍原则所允许的范围内存在。因此，可以说，语言的共性是本质性的、核心性的，而个性则是非本质性的、边缘性的。

在某些层面上,语言之间的共性特征是非常显著的。例如, Hockett (1966)曾经指出:如果以动物的交际系统为参照的话,那么,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有如下的共同特征:(1)发音—听觉渠道(都以发音—听觉为渠道);(2)散射传播和有向接收;(3)快速消失;(4)互换性(所有的人都同时是语言信号的传播者和接收者);(5)反馈性(语言信号的传播者本人接收到信号);(6)专门性;(7)语义性;(8)任意性;(9)离散性;(10)移置性(displacement)(语言信息可以指在时间、空间上远离交际地点的事物);(11)开放性;(12)继承性;(13)双重性(既有形式子系统又有意义子系统);(14)可伪性(语言信息有虚假的可能);(15)反身性(人们可以通过谈论交际而交际);(16)可学性(说某种语言的人可以学得另一种语言),等等。

Fromkin 和 Rodman (1983)则以语言学研究的结果为基础列举了人类语言一些普遍现象:(1)所有正常的人都有语言;(2)所有语言的词汇量都可以扩展;(3)所有语言都会有历时变化;(4)口语中音义结合的方式大多数都是任意的;(5)所有语言都是有层次结构的;(6)所有的语言都有元音和辅音,都有一套数量有限的区别性特征;(7)所有的语言都有大致相同的词类;(8)基本的语义概念(如“男、女、动物、人”等)存在于所有的语言之中;(9)所有语言的语法都有递归性,即可以反复使用;(10)所有正常的儿童都可以习得任何一种他接触到的语言。

因此,我们看到,各种语言之间不仅有个性和差异之处,而且还存在着相近或相同的特性。句法单位是句法结构的重要成分,因为只有在这一层面上,交际才能实现。句法

是研究单词组合成句子的方式以及掌管句子构成、使某一特定语言内一些句子成为可能而另外的句子不可能的规则。世界上讲汉语和英语的人大约各占四分之一的比例，对两种语言句法共性和个性进行比较，能够对二语习得、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我们通过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汉英双语句法的共性，以期洞察由此折射出的语言共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导致汉英句法个性差异的深层次因素，以及汉英句法差异的具体体现。

目 录

第①章 语言共性的理论依据	1
1.1 来自语言进化研究的证据	2
1.2 来自儿童语言习得与古代汉语研究的证据	6
1.3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方面的证据	13
1.4 来自心、生理学的证据	16
1.4.1 Lennerberg 有关语言的生理基础的论述	16
1.4.2 语言共性的基因基础	18
1.4.3 生理学对语言共性和个性关系的看法	20
1.4.4 语言习得	22
第②章 汉英句法共性比较	25
2.1 汉英 5 个基本句型共性之比较	26
2.2 汉英变式句型共性之比较	31
2.3 汉英存在句共性之比较	35
2.3.1 汉英存在句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36
2.3.2 存在主体的语义特征	39
2.4 汉英被动句共性之比较	41
2.4.1 汉英被动句的深层结构	41

2.4.2	汉英被动句表层结构之比较	42
2.4.3	汉英被动句被动转移原因之比较	42
2.4.4	汉英 NP 对语迹的约束之比较	43
2.4.5	汉英直接被动与间接被动之比较	44
2.5	汉英特殊被动句语态功能共性之比较	44
2.5.1	汉、英特殊被动句的特征描写	45
2.5.2	特殊被动句的事件抑制	47
2.5.3	英汉特殊被动句的特征描写形成	50
2.5.4	英汉其他语态相关结构的特征描写	58
2.5.5	结 语	59
2.6	汉语“被”字句生成之新探与语言共性	62
2.6.1	引 言	62
2.6.2	非移位理论根据	63
2.6.3	功能“再造”理论	68
2.6.4	汉语被动句句法生成模式探讨	69
2.6.5	结 语	77
2.7	中介语特征设置的发展规律研究与语言共性	78
2.7.1	引 言	78
2.7.2	最简方案框架下的语言观	79
2.7.3	词库与句法的关系	81
2.7.4	中介语特征理论	83
2.7.5	结 语	87
2.8	语言共性与翻译	88
第③章	汉英句法个性比较之理论基础	94
3.1	语言和民族	94

3.2 语言和社会制度	96
3.3 语言和思维	97
3.4 语言和哲学思想	102
第①章 汉英句法个性比较	106
4.1 意合和形合	106
4.1.1 英语的形合	107
4.1.2 汉语的意合	111
4.2 人称与非人称	116
4.3 被动与主动	120
4.3.1 被动句(英)—被动句(汉)	122
4.3.2 被动句(英)—意念被动句(汉)	123
4.3.3 被动句(英)—词汇标记被动句(汉)	123
4.3.4 被动句(英)—主动句(汉)	124
4.3.5 主动句(汉)—被动句(英)	125
4.3.6 主题句(汉)—被动句(英)	125
4.3.7 无主句(汉)—被动句(英)	126
4.3.8 泛指人称句(汉)—被动句(英)	127
4.3.9 “是”字句(汉)—被动句(英)	128
4.3.10 “把”字句和“使”字句(汉)与被动句(英)	129
4.4 变化与重复	129
4.5 汉英长句比较	132
第⑤章 二语习得视角下的汉英共性与个性比较	138
5.1 L ₂ 英语句法发展中的母语类型特征影响	138
5.1.1 英汉类型特征差异比较	139

5.1.2	汉语类型特征对于 L ₂ 英语句法发展的影响·····	142
5.1.3	结 语·····	150
5.2	L ₂ 英语句法发展中的语义方向特征选择·····	151
5.2.1	汉英语义结构的方向特征差异·····	152
5.2.2	汉英语义指向特征差异对于 L ₂ 英语句法发展的影响·····	158
5.2.3	结 语·····	166
5.3	“否定词+全称量词”型式的二语习得研究： 处理器的语言涌现观视角·····	167
5.3.1	基于处理器的语言涌现论·····	168
5.3.2	英汉“否定词+全称量词”型式类型学比较·····	170
5.3.3	研究设计和结果·····	174
5.3.4	讨 论·····	176
5.3.5	结论与启示·····	180
5.4	中国二语习得者的句法发展模式研究·····	181
5.4.1	中介语表征·····	181
5.4.2	作为运算系统的语言·····	183
5.4.3	中介语特征理论·····	185
5.4.4	中国二语习得者疑问句的句法发展模式·····	188
第⑥章	结 语·····	196
附录	·····	198
参考文献	·····	208

第①章

语言共性的理论依据

几千年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逐渐远离了自然的威胁，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普遍关心的是诸如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怎么才能超过其他人或其他民族，这种关心也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对此，语言学并不例外，很多的工作都集中在发掘语言之间的差异上了，而且，语言之间的差异经常被夸大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有时，很多学者都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异不可能是本质性的，正如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有本质的差异一样。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把人类语言与动物的交际系统或其他任何一种符号系统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将会立刻发现各种语言在基本的方面是完全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差异真是小到微乎其微的程度。把语言与人的大脑结合起来研究，把语言当作心/生理学的一个分支就是这样一个新的认识语言的途径。当语言共性与个性关系从其他途径来看还是模糊不清的时候，心/生理学途径提供了一个再清楚不过的视角。

Chomsky 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火星上的科学家来观察地球上语言的话，他观察到的是一个人用嘴巴发出一种声音，听到这串声音的人也许会点点头，然后执行某个行动。这个过程存在于他观察到的所有的地球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很自然地假定地球人类的语言在基本的要素上是完全相同的。同样的结论从语言的心/生理特性的角度也可以达到，因为无论是从儿童语言习得、语言演变、历史语言学、人类学还是失语症的角度我们看到的都是几乎完全相同的过程和特征。值得重申的是，如果语言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共性远远大于个性的系统。那么它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共性占绝对优势的系统，因为语言的本质特征是由人的心/生理所决定的。

1.1 来自语言进化研究的证据

奥古斯特·施莱歇尔在 1863 发表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书中首度将达尔文理论引入语言学，用进化论解释语言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语言可比作自然有机体，其产生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语言根据确定的规律成长起来，不断发展，逐渐衰老，最终走向死亡。语言与物种一样，也是长期演化的结果。正如一切自然有机体都源于单细胞，一切语言有机体也都源自语言的细胞——词根。对语言又可以像对生物种群及其差异一样作分类描述，生物学上的属、种、亚种等一系列概念在语言学上均有平行的表达，如语系、语族、语言、方言、次方言、土语、个人言语等等，现存的人类语

言无一不是通过种群的逐渐分化和生存竞争而形成^{〔1〕}。

根据奥古斯特·施莱歇尔，可以把一些语言看作一个属的若干种，即，它们是某一共同的基础语言的子语，子语是通过渐变从基础语言中产生出来的。像达尔文对动植物种类的渊源关系所作的描述那样（见其著《物种起源》第121页），我们也可以和一些谱系树来描绘已知的语族。如今没有人再会怀疑，包括印度语、伊朗语（波斯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奥斯克语、恩布里语，以及拉丁语的一系列子语）、凯尔特语、斯拉夫语、立陶宛语、日耳曼语或德语在内的整个印度—日耳曼语系，是由丰富多样的种、亚种以及变体构成的，源于同一个基础形式，即原始印度—日耳曼母语。闪—含语系也是如此，已知属于该语系的有希伯来、叙利亚、乍得、阿拉伯等语言，所有其他的语系或语族也都是如此。

奥古斯特·施莱歇尔经过溯源考察，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个较早的生活时期，存在过一种语言，即印度—日耳曼原始母语；我们从源于这一原始母语的印度—日耳曼诸语言上，有相当的把握推导出这种古老的语言。经过许多代人以后，讲这种语言的人们想必增加了，并且分散开来，在不同的居住地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特性，于是，从一种语言中便生成了两种语言，也可能存在过若干种语言，但只有两种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展。所有后来的语言分化也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上述两种语言中的每一种，本身又多次卷入分裂过程。一支可以称为斯拉夫—德意志语，它逐渐地（用达尔文

〔1〕 奥古斯特·施莱歇尔（著），姚小平（译），2008：373

的话来说,即通过持续的个性差异倾向)分化为德意志语和斯拉夫语;其中,前者是所有德意志语言(即日耳曼语言)及其方言土语的原始母语,后者是各种斯拉夫语言和立陶宛语言(波罗诸语言、莱脱语)的原始母语。从印度-日耳曼母语生出的另一支是亚利安-希腊-意大利-凯尔特语,后来从中也分化出两种语言:一种是希腊-意大利-凯尔特语,由之生出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以及意大利-凯尔特语,而最后一种又再度分裂为凯尔特语和意大利语;另一种是阿利安语,它是印度语族和伊朗(波斯)语族共同的母亲。

奥古斯特·施莱歇尔认为,就语言形式来看,所有具备发达的有机构造的语言,如可以推导出来的印度-日耳曼语言的原始母语,其结构都表现出引人注目的一面,即它们是从更简单的形式逐渐发展起来的。所有语言的结构都证明,最早的结构形式基本上是相同的,这种原初的形式至今还保留在某些结构极其简单的语言(如汉语)里面。简而言之,一切语言都发源于这样一些东西:表意的音,指称直观物体的简单语音图像,表象,不受任何语法关系限定的概念。在语言生命的这一最早的阶段,就语音区分而言既不存在动词或名词,也不存在变格变位。

根据奥古斯特·施莱歇尔,语言起源于词根,即,词根是语言细胞。这样我们可以假定,所有语言同出一源,当人从手势、喊叫和摹声开始,发现了一条通向表意语音的道路之时,这些表意的音还只是简单的语音形式,不具任何语法关系。但是,不论在语音材料上还是在表达的意义上,语言的这类最简单的初始成分都因人类群体而异;从这些初始成分发展起来的各种语言所表现出的差异,就是证明。因此,

我们可以设想原始语言多得不可胜数，但又可以为它们确定同一种形式。语言的起源与动植物有机体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相类似。正如简单的词根是各种语言的共同原始形式，单细胞是动植物有机体的共同原始形式。可以假定，在我们地球生命的某个特定阶段，动植物生命的最简单形式即细胞曾像语言世界中简单的表意音那样大批地生成。有机生命的这种初始形式既不全是植物也不纯属动物，后来才朝着不同的方向生长起来。语言的词根也正是这样扩展的。

如果环境条件不同，构成的语言就会是另一状貌，看来语言的差异极有可能与人们的一般生活环境直接相关。也就是说，语言在地球上的分布起初一定是按照严格的规律进行的；比起生活在不同大陆上的人们所操的语言，相邻的语言必定更为近似。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各种语言的出发点，距离该点越远，各种语言想必也就越是偏离基础语言，因为随着空间距离的加大，气候环境以及一般生活条件的差异也会增加。我们相信，直到今天还能找到那些曾经有规律地分布开来的语言所留下的痕迹。例如，美洲的各种语言和南部群岛的各种语言尽管差异很大，毫无疑问仍属同一类型。甚至在欧亚大陆，语言的状况因历史的发展起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也不能否认一些由相近的亲属语言构成的语群(Gruppen)。印度—日耳曼语言，芬兰诸语言，突厥—鞑靼语言，蒙古语，满语，还有德卡尼语(塔穆尔语)，它们全都具有后缀构造，也就是，所有的构造要素、关系表达都添加在词根尾音节的后面，而不出现在词根的前面或中间〔2〕。

〔2〕 奥古斯特·施莱歇尔(著)，姚小平(译)，2008:374—383

语言同动植物一样,同样要进行“生存竞争”。由于大量语言的没落,某些中间形式便不复存在;由于民族的迁徙,语言的初始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动,结果是现在常常可以看到,具有极不同形式的语言成为邻居,彼此之间没有过渡性的成员,例如巴斯克语,它完全是一个语言的孤岛,被印度一日耳曼语言团团包围。通过不断的分化产生不同形式的语言,高度发达的语言形式经过生存竞争保留了下来。

1.2 来自儿童语言习得与古代汉语研究的证据

根据“生物重演律”,儿童语言获得过程可以看作人类语言发展过程的浓缩性重演。那么人类语言发展过程有没有在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中得到重现?据 Moskowitz 介绍:“在儿童语言的第一阶段,其句子最长只有一个词;其后的阶段最长句为两个词。”“最初学会的词汇基本上都是具体名词和动词。”(Breyne Arlene Moskowitz, 1981)显然,这个单词句阶段就相当于历史上的“动物的叫唤”,此时并没有名词和动词之分,而“双词句阶段”则相当于“指称—陈述”的两分。后者才是真正的语言。这就意味着,随着“指称—陈述”的瞬间分化,名词、动词、语法三者也在瞬间同时诞生。

Moskowitz 把儿童语言称为“电报式言语”,他是这样描述这种语言的:“最长句是两个词,没有三词句阶段,最初学会的词汇基本上都是名词和动词,而后才是比较抽象的像形容词之类的词。许多基本的语义单位都是由两个单位表达的。早期电报式言语的特征是句子简短,基本上是由实义词构成的简短句,这些词有丰富的语义内容,通常是名词和动

词。这种言语之所以叫作电报式的，是因为这些句子中没有功能词，即没有动词时态词尾，没有名词复数词尾，没有前置词、连词、冠词，等等。随着电报式言语阶段的发展，功能词逐渐加进句子中”(Breyne Arlene Moskowitz, 1981)。

我们重点探讨儿童习得汉语被动句的路径。根据周国光等的研究结果(周国光, 1994)，我们总结出1~5岁儿童被动句的发展概况(在此，我们也探讨广义的被动句)。

2岁时为儿童被动句的始现阶段，此阶段出现的被动句有：

- (1)名受+动——球拿到了
- (2)名受+被(给)+[名施]+动——笔给老猫拿去了
- (3)名受+动(趋/介)+名处——积木放上面了
- (4)名受1+动+名受2——这个给你
- (5)名受+动1+名兼+动2——大蛋给我吃
- (6)名受+名施+动——果丹皮我要

2.5岁时出现的被动句有：

- (7)名受1+[被(给)+名施]+动+名受2——这手搞个大洞洞
- (8)名受+动1+动2——书买来看看

同时，在此阶段助动词“能”也开始出现在句中。3岁时儿童被动句中的状语已相当丰富，时间副词、强调副词、介词短语都出现在句中。

3.5岁时出现了下列结构的被动句：